

shijie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bolan

青少年版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老舍小说精选

老舍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Lao She Xiao Shuo Jing Xuan

老舍小说精选

老舍著

· 青少年版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小说精选 / 老舍著.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22-7686-8

I. ①老… II. ①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1935号

出 版 人 / 李 新

执行出版人 / 李明虎 游安良

美 术 指 导 / 翁子扬

封 面 完 成 / KINGRUN株式会社(日)

丛 书 主 编 / 张 语 付 路

■老舍小说精选——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青少年版

原著 / 老 舍

责任编辑 / 罗秋香 李 路

封面绘画 / 吴 莹 童毅成

插图作者 / 娄 晔

设计制作 / 王 超 李琛琛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mm 1/16 印张 / 12.5 彩色插图 / 12幅

版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7686-8

定价 /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安徽智之虎文化、安徽银美文化常年法律顾问 /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王良其律师
电话: 0551-5225555 邮箱: wliangqi@126.com

前 言



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长篇儿童小说，作品以生活在南洋的男孩小坡和他的妹妹为主人公，讲述了小坡生活中发生的种种有趣的故事。故事后半段完全是小坡的梦境，但也隐含了作者对南洋种种现实弊端的嘲讽。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一文中说道：“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做‘孩子头儿’。对过去的一切，我不十分敬重；历史中没有比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一段更有价值的。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



SHI JIE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BO LAN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

《小坡的生日》文笔简洁、格调活泼，富有想象与幻想的成分。同时作家运用象征与比喻的手法说出了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老舍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以及对新加坡、乃至整个世界未来走向的预言是难能可贵的。他在作品里展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还被认为是后殖民思想的表现。然而老舍写《小坡的生日》主要是为了颠覆英国作家康拉德在其热带丛林小说中流露出的白人优越感和欧洲自我中心主义。为此老舍决定写一部更加宏观的、代表整个东方的作品。他要以东方人为主角的叙述结构去谈论东方人的伟大成就。然而只要我们用批评的眼光去剖析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即可注意到，老舍并没有做到代表所有的东方人。

本书以《小坡的生日》为主，同时收录了老舍其他一些适合小读者阅读的篇目。

编 者

2011年12月



目录

童 话

小坡的生日	3
一 小坡和妹妹	3
二 种族问题	10
三 新年	16
四 花园里	22
五 还在花园里	31
六 上学	40
七 学校里	47
八 逃学	56
九 海岸上	66
十 生日	76
十一 电影院中	86

十二	嚼拉巴唧	95
十三	影儿国	104
十四	猴王	113
十五	狼猴大战	122
十六	求救	134
十七	往虎山去	144
十八	醒了	153

短篇小说

断魂枪	165
柳家大院	174
马裤先生	186

童 话





小坡的生日

一 小坡和妹妹

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所以叫做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他这个名字，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可是一样的有来历，不发生什么疑问。

可是，生妹妹的时候，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为什么她不也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做仙坡呢？每逢叫妹妹的时候，便有点疑惑不清楚。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你说这可怎么办！



这个问题和“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一样的不能明白。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简直的别想，唉！一想便糊涂得要命！

妈妈这样说：大坡是在哪儿生的，小坡和仙坡又是在哪儿生的，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沟里捡了来的，他自己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妹妹呢，是由香蕉树叶里抱来的。好啦，香蕉树叶和仙坡两字的关系又在哪里？况且“生的”和“捡来的”又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妈妈，妈妈，好糊涂！”一点儿也不错。

也只好糊涂着吧！问父亲去？别！父亲是天底下地上头最不好惹的人：他问你点儿什么，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登时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险。可是你问他的时候，也猜不透他是知道，故意不说呢；还是他真不知道，他总是板着脸说：“少问！”“缝上他的嘴！”你看，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还怎么吃香蕉呢！

问哥哥吧？呸！谁那么有心有肠地去问哥哥呢！他把那些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不给咱看，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发恨！“你等着！”小坡自己叨唠着：“等我长大发了财，一买就买两角钱的书，一大堆，全是带画儿的！把画儿撕下来，都贴在脊梁上，给大家看！哼！”

问妹妹吧？唉！问了好几次啦，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辫子，一边儿跑一边娇声细气地喊：“妈妈！妈妈！二哥又问我为什么叫仙坡呢！”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因为父亲爱仙坡，母亲哥哥也都爱她，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才痛快；天下哪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



“昨儿晚上，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是咱小坡不是！”小坡扳着胖脚指头一一地数，“前儿下雨，谁把妹妹从街上背回来的？咱，小坡呀！不叫我和她玩？哼！那天吃饭的时候，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咱，……”想到这里，他把脚指头拨回去一个，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好处，不好意思算的事儿，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

还是问母亲好，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可是多么好听呢。把母亲问急了，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顶好看的那对眼珠，说：

“妹妹叫仙坡，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

小坡听了，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于是他指着桌儿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

“妈！昨儿晚上，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他对我说，小坡，给你这几个柚子。说完，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

妈妈没法子，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以后再也不提白胡子老仙了。妹妹为什么叫仙坡，到底还是不能解决。

大坡上学是为念书讨父母的喜欢。小坡也上学——专为逃学。设若假装头疼，躺在家里，母亲是一会儿一来看。既不得畅意玩耍，母亲一来，还得假装着哼哼。“哼哼”本来是多么可笑的事。哼，哼哼，噗哧地一声笑出来了。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有多大关系，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哪里去。不过妈妈有个小毛病：什么事都去告诉父亲，父亲一回来，她便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给他。世上谁也好惹，就是别得罪父亲。那天他亲眼看见



的：父亲板着脸，郑重其事地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刮子。看门的印度，在小坡眼中，是个“伟人”。“伟人”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那么，小坡的装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至少还不挨上四个或八个耳刮子之多！况且父亲手指上有两个金戒指，打在脑袋上，唠！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到学校里，乘着先生打盹儿要睡，或是趴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在街上，或海岸上，玩耍够了，再偷偷地溜回来，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反正和哥哥不同班，他无从知道。哥哥要是不知道，母亲就无从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也就无从晓得。家里的人们很像一座小塔儿，一层管着一层。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想想！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像个大傻子，多么可笑！

这样看来，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倒是妹妹不好防备：她专会听风儿，钻缝儿的套小坡的话，然后去报告母亲。可是妹妹好说话儿，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破马掌，或是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她便膏莛着小嘴，一声也不出了。

而且这样贿赂惯了，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妹妹也不信。

“仙！我捡来一个顶好，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

“哪儿呢？二哥，给我吧！”

小玻璃瓶儿换了手。

“仙！我又逃了学！”



“你没有，二哥！去捡小瓶儿，怎能又逃学呢？”

到底是妹妹可爱，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于是他把逃学的经验有枝添叶地告诉她一番，她也始终不跟妈妈说。

“只要你爱你的妹妹，逃学是没有危险的！”小坡时常这样劝告他的学友。

小坡有两个志愿，只有他的妹妹知道：当看门的印度，(新加坡的大一点的铺户，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和当马来巡警。

据小坡看：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挂满长长的胡子，高鼻子，深眼睛，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大白汗衫，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儿，全装着——据小坡猜——花生米，煮豌豆，小槟榔，或者还有两块鸡蛋糕。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花红柳绿地裹着带毛的大黑腿，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丫儿。一天到晚，不用操心做事，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只有闲得不了的时候，才细细地串脚丫缝儿玩。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脚丫缝的自由。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黑的太黑，白的又太白，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黑得适可而止。(这自然不是小坡的话，不过他的意思是如此罢了。)

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不用进屋里去，也用不着到时候就非睡去不可。门前一躺，看着街上的热闹，听着铺户里的留声机，妈妈也不来催促。(老印度有妈妈没有，还是个问题。设若没有，那么老印度未免太可怜了；设若有呢，印度妈妈应该有多么高的身量呢？)困了呢，说睡就睡，也不用等着妹妹，——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



了，替她放好蚊帐，盖好花毯，他自己才敢去睡。不然，他老怕红眼儿虎，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把妹妹叼了去；把蚊帐放好，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

“仙！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叫我给你看门。你看我是多么高大，多么好看的印度！”

“我是个大姑娘，姑娘不开铺子！”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

“你不会变吗？仙！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天天早晨吃过稀饭的时候，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仙要变男人啦！这样，你慢慢的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可是，仙！你别也变成印度；我是印度，你再变成印度，咱们谁给谁看门呢？”

“就是变成男人，我也不开铺子！”

“你要干什么呢？仙！啊，你去赶牛车？”

“呸！你才赶牛车呢！”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涡，想了半天：“我长大了哇，我去，我去做官！”

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低声地嘀咕：“仙！做官和做买卖是一回事。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他在中国的时候，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后来把那一堆钱都赔了，所以才来开国货店。”

“哦！”仙坡一点也不明白，假装明白了二哥的话。

“仙！父亲说啦，做买卖比做官赚的钱多。赶明儿哥哥也去开铺子，妈妈也去开铺子。可是我就爱给‘你’看门。仙，你看，我是多么有威风的印度！”小坡说着，直往高处拔脖子，立刻觉得身量高出



一大截来，或者比真印度还高着一点了。

仙坡看着二哥，确是个高大的印度，但是不知为什么心中有点不顺，终于说：“偏不爱开铺子嘛！”

小坡知道：再叫妹妹开铺子，她可就要哭了。

“好啦，仙！你不用开铺子啦，我也不当印度了。我去当马来巡警好不好？”

妹妹点了点头。

马来巡警背上扛着一块窄长的藤牌，牌的两端在肩外出着，每头有一尺多长。他站定了的时候，颇似个十字架。他脸朝南的时候，南来北往的牛车，马车，电车，汽车，人力车，便全咯噔一下子站住；往东西走的车辆呼啦一群全跑过去。他忽然一转身，脸朝东了，东来西往的车便全停住，往南北的车都跑过去。这是多么有势力威风，趣味！假如小坡当了巡警，背上那块长藤牌，忽然面朝南，忽然脸向东，叫各式各样的车随着他停的停，跑的跑，够多么有趣好玩！或者一高兴，在马路当中打个捻捻转儿，叫四面的车全撞在一块儿，岂不更加热闹！

妹妹也赞成这个意思，可是：

“二哥！车要是都撞在一处，车里坐的人们岂不也要碰坏了吗？”

小坡向来尊重妹妹的意见，况且他原是软心肠的小孩，没有叫坐车的老头儿，老太太，大姑娘们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他说：



“仙！我有主意了：我要打嘀溜转的时候，先喊一声：我要转了！车上的人快都跳下来！这么着，不是光撞车，碰不着人了吗？”

妹妹觉得这真好玩，并且告诉他：“二哥！等你当巡警的时候，我一定到街上看热闹去。”

小坡谢了谢妹妹肯这样赏脸，并且嘱咐她：

“可是，仙！你要站得离我远一些，别叫车碰着你！”

小坡是真爱妹妹的！

二 种族问题

小坡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广东人，是印度人，是马来人，是白种人，还是日本人。在最近，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日本人勾抹了去，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抵制仇货；父亲——因为开着国货店——喊得特别厉害，一提起日本来，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蛤蟆的还粗。小坡心中纳闷，为什么日本人这样讨人嫌，不要鼻子。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书中发现了一张日本图，看了半天，他也开始有点不喜欢日本了，因为日本国形，不三不四恰像个“歪脖横狼”的破炸油条，油条炸成这个模样，还称其为油条？一国的形势居然像这样不起眼的油条，其惹人们讨厌是毫不足怪的；于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